

MANTAN ZUOWEN DE "JUEQIAO"

漫谈作文的 “诀窍”

圭
圭
圭
圭

林白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MANTAN ZUOWEN DE "JUEQIAO"

漫谈作文的“诀窍”

林 白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MANTAN ZUOWEN DE "JUEQIAO"
漫 谈 作 文 的 “诀 窍”

林 白 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5¹/₈印张 11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

统一书号：7210·058 定价：0.90元

开 头 的 话

作文到底有没有诀窍，有没有捷径可寻？

对于这个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回答，前人对此也常有争论，而且很难有定论。

一种观点认为作文“有法”。只要按照文章“作法”，如何遣词造句，如何布局谋篇，如何审题，如何开头，如何结尾，遵循一定之规，一步一个脚印学下去，文章就会写通，作文也就学到手了。至于在学习作文时要注意提高思想，要做到言行一致，选材必须真实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作文嘛，就是学好这套“技巧”罢了。

的确，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作文也可能写通的。但不免令人担心会走到“八股”的死胡同里去，文章一味追求“漂亮”，而实际行动则与作文无关。长此以往，恐怕会影响一代文风。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文“无法”。只要勤于练笔，自然会神而明之，无师自通。这种“无法论”有点空虚，似也失之偏颇，往往使初学者束手无策，入室无门，视作文为畏途。

其实，作文有法又无法。所谓有法，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形式，思想必须附丽在一定的字、词、句上，才会被人所理解和接受。因此，要讲究语法、逻辑和修辞，探求篇章结构，这就是作文之“法”。但是，语言文字仅仅是社会交

际的工具，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思想，只有在正确思想指挥驾驭下，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一支枪掌握在敌人手中和掌握在人民战士手中，其作用是根本不相同的。文章作法不能代替作者的思想，任何巧妙的言词不能化卑劣为高尚，也不能变伟大为渺小，文如其人，是人的价值决定文章的价值。

“无法”和“有法”，类似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在战略上，作文是“无法”的；而在战术上，则应重视“有法”。这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笔者多年来从事新闻工作，也在大学和师范教过写作课，略知写作之甘苦，并且深深感到对初学者来说，如何迈出作文的第一步，对今后的文章和为人处世，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

本书如能作为一块垫脚石，帮助大家认识作文的某些规律，从而少走些弯路，则不胜欣慰之至。不过，能否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实在难于预料，谨就教于广大读者。

林 白

1985, 10, 17

目 录

开头的话 (1)

第一章 作文与做人 (1)

 1. 文如其人 (1)

 2. 怎样才算有出息 (4)

 3. “诗外”的功夫 (6)

 4. 衣带渐宽终不悔 (9)

第二章 作文的入门 (14)

 5. 作文要讲究规矩 (14)

 6. 作文写给谁看 (17)

 7. 作文难不难 (20)

 8. 作文有没有诀窍和捷径 (22)

第三章 作文必须真实 (24)

 9. “拾金不昧”的联想 (24)

 10. 不要一味向小说看齐 (27)

 11. 要澄清一些糊涂观念 (31)

12. 两种不同的作文观 (34)

第四章 评判作文的标准 (38)

13. 真、短、快、活、强 (38)

14. 写作速度问题 (41)

15. 作文的长短问题 (44)

16. 妙趣横生的短章 (47)

第五章 作文材料从哪里来 (51)

17. 慧眼细察出佳文 (51)

18. 日积月累结硕果 (54)

19. 身在宝山要识宝 (57)

20. 格竹、看花及其他 (61)

21. 蚕虱之微上笔端 (64)

22. 生活里每天有共产主义 (67)

第六章 立意与构思 (70)

23. 顶天立地 (70)

24. 如乳欲滴 (72)

25. 人无我有 (74)

26. 画龙点睛 (77)

27. 意溢言外 (79)

28. 境界高低 (82)

第七章 文章的解剖	(86)
29. 题目	(86)
30. 人称	(91)
31. 剪裁	(95)
32. 开头	(97)
33. 过渡	(104)
34. 结尾	(106)
第八章 记叙与论说	(112)
35. “红玉”与“红娘”	(112)
36. “五味”要调和	(115)
37. 形象化地写人	(118)
38. 有重点地写事	(122)
39. 有目的地写景	(125)
40. 性格化的对话	(128)
41. 小题目大文章	(130)
第九章 关于文风	(136)
42. 文者气之所形	(136)
43. 尽心中所欲言	(138)
44. 笔锋常带感情	(141)
45. 要有民族气派	(145)

第十章 检查与修改 (151)

- 46. 要把好检查关 (151)
- 47. 精心推敲词句 (153)
- 48. 不要自相矛盾 (157)
- 49. 不要以辞害意 (159)
- 50. 注意标点符号 (160)

第一章 作文与做人

1. 文如其人

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写什么样的文章，文如其人，一点不含糊。

明朝末年，大书画家董其昌系进士出身，是个很有权势的大官僚。有一次，他家与邻居为一点地基发生纠纷。董其昌写信指示家里，“祖宗遗业，寸土不让”，不打赢这场官司，有辱董家门庭。他一边串通当地官府，仗势压人；一边唆使恶奴家丁，大打出手，还将邻居家的妇女，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下至媳妇、姑娘以及小丫头们，全都“剥裤捣阴”，肆意侮辱。结果引起地方公愤，群起而攻之，将董府抄家，名曰“民抄”云。真是天理昭彰，眼前报应。

史书上称董其昌为人风流潇洒，才思俊逸，书画俱精，诗文也佳。当然，他在文艺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否定的。但“言若圣人，行同狗彘”，知其底细者，莫不鄙薄其为人。

然而，同样生长于封建时代，又同样是书画家的何绍基，其品格和风度却大不相同了。

何绍基是清道光年间进士，也在朝廷作官。有一次，也收到家信，说为了争三尺屋场基地，与邻居几乎大动干戈，要他运用职权，疏通关节，打赢这场官司。何绍基阅信后，坦然一笑，挥笔写了一封回信，并附诗一首：

千里家书只为墙，

让人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里人接信后，让出了地基。邻家看了，也要让地基。结果各让三尺，成了一条小巷，取名仁义胡同。这样，化干戈为玉帛，此事一直传为美谈。

同样是写信，为什么何绍基在家信中能够写“让人三尺又何妨”，而董其昌却牙齿咬得铁紧，“祖宗遗业，寸土不让”？

这就是文如其人。作文是根据做人派生出来的。鲁迅先生说得好：“血管里流出来的就是血，喷泉里喷出来的就是水。”可见学习作文，必须重视做人。

据说施耐庵能文习武，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后归隐田园，猛志尚在，遂摭拾史料及民间传说，写成《水浒》一书，将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描绘得义勇盖世，栩栩如生。而俞万春（清山阴人）由于仇视农民起义，同样根据梁山故事，却写了《荡寇志》，针锋相对地将梁山好汉一个个斩尽杀绝而后快。与俞万春同时代的陈忱，富有民族思想，他痛惜梁山事业的失败，就写了《后水浒》，让梁山幸存的好汉及其英雄儿女们到海外去建功立业，继续高举梁山的聚义大旗。

由此观之，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

正因为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抗元不屈，才写得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陆游热爱祖国，忧患余生，才写出感情炽烈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共产主义战士夏明翰才能以革命的浩然正气，慷慨悲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新一代的最可爱的人，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写出：“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当然，以上所说，是从根本立场、做人、处世、立业、献身方面而言。我们青年人作文（尤其在校学生），大体上是练习性的，而选材无非来自日常生活，有些还是模仿书本，是否动不动就以生死大节来衡量呢？那也不一定。但，就是练习性作文，也反映出一个人的志趣与风格，也不能不注意自己的思想修养和锻炼。

古人把“立德”摆在“立言”之上，这是很有见地的。文章是和人的品质、风格紧密相联系的，认为青少年练习性作文，就不必顾及为人，这恐怕是形而上学观点。老教育家叶圣陶在1983年元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作文与做人》，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这里节录如下：

“譬如去年高考的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是有一位考生写得头头是道，有理论，有发挥，准能得高分。但是当他离开考场，挤上公共汽车，就抢着靠窗坐下，明明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提着菜筐~~拥~~在他膝前，他只当没瞧见。你说这位考生的作文卷子该不该得高分？依我说，莫说高分，我一分也不给。他连给老太太让个座的起码的好习惯都没有养成，还有资格谈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也许有人说，你太认真了，那是作文，那是考试。

对。是考试。在公共汽车上给不给老太太让座，这才是真正的考试，他一分也得不到。

“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

2. 怎样才算有出息

作文怎样才有出息？请看下面这则故事。

唐朝洪州都督阎伯屿，重修了滕王阁，准备勒石树碑，暗中叫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序文，想让他出出名。于是，广邀四方文人学士，在滕王阁上置酒高会。阎都督故意遍请众宾作序，而众宾洞悉此公底蕴，一个个都推说才疏学浅，不肯动笔。最后延推到坐在末位的一个少年那里，这少年名叫王勃，与阎都督素未识面，却毫不客气，欣然受命，就当着众宾面前，提笔蘸得墨饱，“飕飕飕”地挥写起来。阎公心中大怒，拂袖退入后堂，吩咐书吏，看这小子写些什么，随时回报，如写得不好，当场给他出丑，赶将出去。

开头传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道：“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接着传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等句，自此一路写来，如行云流水，妙语如珠，阎公沉吟不语。直待报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公瞿然而起，惊叹道：“真是天才呵！”连忙整衣出来，隆重接待。看来，王勃固然是诗文能手，但这位都督阎公也不失为一个知人的“伯乐”。

这个故事还带有一些神话色彩。说王勃当日船到马当，去南昌尚有七百里，幸而水神相助，借一帆风，一夜之间吹到

王勃正搁江边，赶上了这个盛会，才得以写下这篇千古传诵的杰作。看来一个有才学的青年，连鬼神也是喜爱和保佑他的。

我们作文，就要有王勃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和志气。象吴子章那样，企图依靠丈人的权势，以博取文名，那是没有出息的。他那种没有真才实学的文章，即使侥幸刻在碑上，终归也要淹没无闻的。而王勃的诗文，即使不刻在碑上，群众也有口碑。他写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今天不是超越国界，传播到世界各地了吗？

最近，听说有些单位举办青少年作文比赛，学生居然可以带题目回家，学生家长居然可以代为起草加工，而且居然取得优胜。这是一种没有出息的做法。另外，又听说有些小有名气的作者，干脆把自己的作品，署上子女的名字，送报刊发表，好象把存款用子女名义存入银行一样，这同样是没出息的。这种代考状元的做法，是极不光彩的，不仅同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悖，甚至比唐朝那个阎都督还不如。阎都督发现王勃的天才后，就主动补过，录用了王勃的文章，而将自己女婿的文章割爱了。这种风度是可贵的。而女婿吴子章看来也是会写写文章的，不过没有王勃那样高明罢了。他也没有因嫉贤妒能而对王勃进行报复，这一点还是可取的。要知道王勃是孤身远来的客人，而吴子章则是坐镇此方诸侯之贵婿，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难道还不易如反掌吗？

人的品格确有高低美丑之分。为子孙谋而害人以致害己者，史例甚多，不胜枚举。

南宋时，大汉奸秦桧的孙子秦埙，抄袭他祖父那些投降卖

国滥调，凑成篇章，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由于秦桧权势，被迫把本应得第一的陆游排斥了，改评秦埙为第一名。陆游非但失了鳌头，连一般进士也落选了，还被逐出京城，吃了一场大亏。此事引起群众不满，议论纷纷。

唐玄宗时，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张奭（音shì）仗势开后门，得了进士第一名。开榜之后，舆论哗然。当时玄宗还未糊涂，就召张奭进宫面试。张奭吓得战战兢兢，“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只得交了白卷。玄宗大怒，斥逐了张奭，并将主考官及御史中丞贬了官。

开元年间，是唐玄宗的鼎盛时期，史称“开元之治”。而朝廷考试，却这样徇私舞弊，竟将胸无点墨的人推为第一，这真是对封建社会的辛辣讽刺。

但历史是最英明、最公正的审判官。千百年来，人们敬仰“落第”的陆游，称之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强夺了“第一名”的秦埙以及张奭之流，不过留下了历史的笑柄罢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总之，青少年朋友才学要靠自己锻炼，美好前途要靠自己争取，依赖父母之余荫，是没有出息的。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之子，豚犬耳！”还有阿斗，也是个扶不起来的蠢货，即使有诸葛亮辅佐，也无济于事。做人如此，作文也是如此。

3.“诗外”的功夫

有一句成语，叫“纸上谈兵”。在纸上写写战略战术，

谈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一旦真刀真枪干起来，就很难说了。战国赵括、三国马谡都是这样一类纸上谈兵家。

作文也一样，只是象小和尚念经那样，有口无心，无非堆砌几个华丽的词藻，装潢门面，倒也罢了；如果要真情实感地写，要写得有些斤两，那就不仅仅是“纸上功夫”所能奏效的，“纸上功夫终觉浅”呵！

人，是要讲点风格的。有了自己的风格，作文也就有了“文格”，或者说“文德”。

人的风格能看得见吗？能摸得着吗？应该说：“能！”

汉末三国时期，有一个学者叫管宁，少年时与华歆同席读书。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同席就是今天的同桌。一天，门外有贵人乘高车大马经过，仆从甚众，喧声填巷。管宁端坐不动，读书如故；华歆连忙丢下书册，跑出去看热闹。管宁鄙夷地说：“你对富贵如此歆羡，可不是我的朋友。”就割席分坐，这便是“割席断交”的故事。

其实，华歆也是很有才华的，文章也写得不错，只是品格不高，惯于趋炎附势，后来投靠曹魏，很做了些助纣为虐、昧心欺人的事，《三国演义》是把他作为小丑来描写的。

无独有偶，在西欧也有类似的例子。德国十九世纪文艺界的两个名人贝多芬和歌德，本来是互相尊重的。但是，有一次他俩在波希米亚浴场邂逅后，却怒气冲冲地分手了。那天午后，当贝多芬正和歌德热烈地叙谈时，德国皇室里一群人走过来了。皇太子一向崇拜贝多芬，就热情地脱帽致敬，皇后也跟着点头致意。贝多芬非常厌恶贵族，把头一昂，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歌德可不同常态了，他受宠若惊，连忙整理好衣领，脱帽弯腰，向皇后和太子致敬。看到歌德这副卑

躬屈膝的样子，贝多芬斥责道：“你不是我想象中的《浮士德》的作者，你是一个可笑的庸人！”正如后来恩格斯所指出的：“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非常渺小。”而贝多芬不媚权贵的骨气，颇为世人所称道。西谚有云：“天下王子千万，贝多芬只有一个。”

可见这里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做人，下篇是作文。做人是根本的，是第一位的；而作文是派生的，是第二位的。只有上篇做好了，下篇才有可能真正做好。上篇做不好，下篇是断乎做不好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上篇和下篇虽然是统一的，却又是矛盾的。倒如有的人风格不高，可要起笔杆子来，却也文从字顺，斐然成章。而有的人虽然忠厚朴实，可提笔比拿锄头还吃力，结结巴巴，写不得几句，就没词儿了。结果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些现象该怎样解释呢？这就是客观事物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说：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就是一个人的言词文采；质，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本质。只有把作文和做人很好结合起来，才是完美的人。

如果结合不好，或根本不结合，或表面结合而暗中分开，那就会出现“双重人格”。旧时代某些善于作文的人，而自身品质恶劣者，不乏其例，周作人就是一个典型。

远在四十年前，著名报人林放就写过一篇短文，评论过此人，题为《说谎的厨师》，其中有云：“就文论文，汉奸生活以前的周作人写的东西的确不坏。……我们尽可以借用一句老话来估量周的文章，虽然是说谎的厨师，却无损于